



深1°

TEL:0576-82455080

一只眼的光明

□本报记者 徐诗明

小晨宇的家在浮桥路上,南官河从门前经过。沿河的一边有一排简易的木栅栏,那是王晨宇的奶奶用捡来的废旧木板组装成的。家门口,一只小黑狗吐着舌头警惕地看着来往的陌生人,它是小晨宇最忠实的朋友。

小晨宇今年6岁,从记事起就一直生活在现在租住的旧房子里。家里有爸爸、奶奶、爷爷,却唯独不记得妈妈的样子。因为视网膜母细胞瘤,小晨宇的左眼几近失明,家人为治疗他的病花光了所有积蓄。

再过一年,小晨宇就要上小学了,但他的户口和接下来无法预估的手术费,让已捉襟见肘的王家人再一次感到绝望。他们不知道,没有钱的未来将何去何从。

3年间,灾难接踵而至

20多年前,小晨宇的爷爷王金国怀着摆脱贫困生活的愿景,携带妻儿毅然决然地从黄岩一个偏僻的山区走出,来到路桥打拼。

吃苦耐劳的王金国和妻子李香招没日没夜地工作着,忙碌的生活让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照顾小晨宇的父亲王直福。因为缺乏管教,王直福染上了游手好闲的恶习。

2006年,24岁的王直福在网上结识了小晨宇的妈妈,两个人很快从虚拟空间中的知己发展为现实生活中的恋人。意识到即将承担的家庭重担,王直福开始试着和别人一起做生意。

正是这次不愉快的合作,为这个苦难的家庭带来了第一场灾难。因为矛盾纠纷,王直福和合作对象纠集多人聚众斗殴,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,那时小晨宇的妈妈刚刚怀有身孕。

我当时不赞成她把孩子生下来,他们没有登记结婚,我劝她再找一个更好的人嫁了,不要耽误了自己,可她说要一直等我儿子回来。”李香招说。

为了照顾怀孕的儿媳,王金国一家搬到了现在这个相对“宽敞”的2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。2007年,小晨宇呱呱坠地,长相清秀的他为这个笼罩着阴霾的家庭带来了一丝希望。

时光静静地流逝,在小晨宇6个月时,家人发现他的左眼不大正常,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“白眼”,感到惊慌的家人立即将他送往温州一家大型医院检查,但没查出病因。

随后,小晨宇的妈妈带着他跑遍了台州的各大医院均无果而返。无奈之下,她又带着小晨宇到上海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检查,医生说小晨宇得了左眼母细胞瘤,可能要摘除眼球。

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,再一次击中这个生活困苦的家庭。一年后,因为不堪重负,小晨宇的妈妈离开了王



家,不知所踪,之后,只好由奶奶一手将小晨宇拉扯大。除了左眼母细胞瘤,小晨宇还患有头颌右歪。

为看病,花光所有积蓄

童年,对任何一个人来说,都是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。但在小晨宇的童年记忆中,见得最多的是白色的病房,鼻子里闻到的也常常是医院里特有的消毒水味。

以前他父亲还在里面时,是我抱着他穿梭在台州和上海这两个城市之间。现在算下来,光医院就去了五六十次。”李香招边说边拿出小晨宇多年来的病历,薄薄的一张张病历纸叠在一起竟有10多厘米厚。

小晨宇2岁时曾做过一次手术,当时医生建议对他

的左眼进行摘除,手术只需2万元。但仅剩0.1的左眼视力,还是让家人怀有希望,于是一咬牙决定保住那只眼睛。

保住左眼的代价是如无底洞般的治疗费,现在光看病就花了10多万元。不停地复查、化疗,小晨宇的头发总是保持一个长度。

好在经过多年的治疗,小晨宇的病情已得到控制,以前20多天就得跑一次医院,现在只要两三个月去一次就行。上个月,李香招带小晨宇又去了一次医院,检查结果十分乐观。

虽然小晨宇的病情渐渐稳定,但接下来的治疗费却成了家人过不去的一道坎。为了给小晨宇看病,王金国夫妇多年来攒下的积蓄已全部掏空。全家一个月下来,抛开吃住也只能攒下1000多元,可小晨宇看一次病少说也得三四千元。

另外,因为未婚先孕,小晨宇的户口一直得不到落实。两万元的落户费仿佛一条收紧的绳索,勒得王家人喘不过气来。再过一年,小晨宇就要上小学了,现在全家人都在为他的落户费努力着。

咬咬牙,苦难终将过去

如果说上天赋予的苦难,王家人只能在心里默默埋怨,那么对不负责任的小晨宇的妈妈,王家人是否有过怨恨?从谈话的字里行间,记者读到的是无比的宽容。

我从来没有怪过她,我知道她当时也不容易。”王直福说起妻子,虽然伤感却没有责怪。他说,他从不后悔让妻子生下小晨宇,只是心疼孩子得了这个病。

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出狱后,王直福与以前的朋友都断了联系,一心只想将小晨宇抚养长大。去年,他去方林二手车市场当保安,闲暇时还能接送上幼儿园的儿子。后来因为工资太低不能支付儿子的手术费,他又在东南副食品市场找了一份送货的工作,一个月有2500元。

为了贴补家用,今年62岁的王金国和53岁的李香招一同在附近的菜市场帮人拉货,有时还会带上没人照顾的小晨宇,他们卸货时就让小晨宇站在一旁等候。

赚钱不容易,我们只能省着点花,家里吃的菜也是我妈从菜市场捡回来的。”王直福说,不管孩子的病最终能否治愈,但现在他们一家都在为孩子的未来努力打拼着。

王金国一家还想感谢路桥街道章苑社区的一名社区干部,她和她的朋友捐的1000元钱,还有许多好看的衣服,家人一直铭记于心。

在此,本报也呼吁社会上更多的好心人能够帮助小晨宇,让爱陪伴他健康成长。联系方式:王直福,18257616070;李香招,13858618844。



穿梭垃圾中的自由(下)

□本报记者 金珍娇/文 刘一均/摄 实习生 董 欢



3月27日12时左右,我们从垃圾填埋场下来,准备去不远处拾荒者聚集的居住地采访。沿途依旧是虫蝇和水坑相伴,臭味随着距离的拉远慢慢淡去,但是无法完全消失。

在她眼里,生活的变化就是有公交车可以直通镇上



路桥建区18年,整个城乡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就如原本荒无人烟的金清沿海一带,如今再生金属园等项目建设得如火如荼,一片欣欣向荣之姿。这个靠近海边的垃圾

填埋场在岁月的冲洗之下,也在悄然无声地改变。

她是拾荒者老陈的妻子,来自四川,是个少数民族女子。陪着她一路从填埋场的山顶走下来,一路聊天。对于生活的变化,她说,以前从填埋场到金清镇需要骑自行车,现在通公交车了,一会就到。路也平坦,不颠簸,老家的大巴车能把人颠到车顶上。自己很少到金清镇上去,因为一到镇上就要花钱,她和丈夫赚的钱不多,得省着点开销。

瘦弱的她,下山的时候,手里还拿着一截捡来的木头。一路走来,她始终低着头、安静地行进。就像这个独立在喧嚣城市之外的填埋场,静谧得仿佛时间都是停止的。

光头的妻子难为情地问:“是不是嫌我们脏,不敢吃?”

拾荒者的居住地渐行渐近。远些看,仿佛一个小村寨。入口处,一座拱形的大门矗立着。小村寨三面环屋,西面的屋子看上去要好些,是砖石材料砌成的,东面的则是竹子和一些垃圾场里捡来的布和横幅拼凑的。东南面还有几间砖头平房,据说住着“管理者”。南面有条小

道,直通向外面的大马路。

正值午饭,中间的空地中,三三两两地站着归来的拾荒者,有的捧着饭碗,有的叼着一根烟闲聊着。这些场景让我想起了小时候乡下晚间的情形,也是这样子,邻里之间会捧着饭碗互相串门。

“光头”夫妇俩合力抬着一个煤气瓶走向自己的房子。“光头”,因为有锃亮而没有头发的脑袋而得此称号。夫妇俩的房子就在东边竹屋的左起第二间。掀开门上厚厚的布帘,我也跟着走了进去。昏暗的房间里头,两个角落里各放了一台煤气灶。光头的妻子告诉我,这是他们的厨房,与另一户拾荒者家庭合在一起使用。灶台旁,放着一小筐鸡蛋、一小筐大葱,还有零零落落几个调料罐。

她从筐子里拣了两个鸡蛋,准备午饭。热情地拉着我说:“一起吃个饭吧。”我连连摆手拒绝。她有些难为情地问:是不是嫌我们脏,不敢吃啊?你放心,我洗得很干净的,鸡蛋、青菜都是从镇上买来的。中午吃个面条,我做得不错。”

面对她的热情,我不敢在厨房里头待下去,赶紧掀开门帘出来。出门的时候,屋后两辆

大型工程车先后经过,扬起了厚厚一阵尘土,随风飘过来,盖得不厚实的布帘,挡不住这些无孔不入的灰尘,让它们跑了进去。

碗里的汤红红的,只有一些绿绿的葱花,他吃得大汗淋漓

东边一排屋子的台阶上站着、蹲着不少人。老王就蹲在自家房门口的台阶上,手里捧着一口大碗,就着白饭和榨菜正吃着。他是个单身汉,一个人住在不到10平方米的逼仄小房间里头。屋里头收拾得很干净,一排衣服整整齐齐地挂在左边,用布盖着,衣服下,整齐地摆放了几双鞋子。右边,是台小冰箱和桌椅等家具。

我问他:中午就吃这些?”他不说话,旁边人笑着替他回答:“没媳妇啊,谁给他烧饭啊。”

聊天中,我了解到,这些屋子是负责这个填埋场的人免费给他们住的。住着多好,不用房租,拾破烂一个月也有好些收入,生活不错的。”一拾荒者说。

准备回去的时候,光头捧着一碗面条从屋里出来了。碗里的汤红红的,伴着一一些绿绿的葱花,他吃得大汗淋漓。